

Friday October 5 1934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五號

(星期五)

# 大漢報

孔子貳千四百八十五年

夏曆歲次甲戌年八月廿七日

## ▲請交秋季報費

本報歷承諸君光顧，感無量。惟  
思筆墨生涯，需費浩鉅，向藉報費維持今  
茲秋季報費轉瞬已屆單到時，仰即如數  
惠來以資挹注，是所切禱。

本報司理部謹啟

## 表目價報本

本報價目本埠派到每月收銀七毛五  
英屬及美國每年收英金九元七毛五  
半年五元三個月二元七五一月一元  
中國及外國每年收英金十五元  
陰星期日外埠按日呈閱，取閱久暫報費  
均要先惠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本報司理部啓

## 言論

●國當外患內憂中

### 孔子誕辰紀念感言

元

孔子，周之春秋時魯人也。名丘，字仲尼。  
曾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國大  
治。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  
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如歸。父相魯君  
與齊侯會於夾谷。以禮服強齊。遂歸汶陽  
之田。其後魯不能信用。乃周遊列國。復  
歸魯。刪書詩。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生於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冬十月庚子日。即  
魯襄公廿二年。而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  
一年也。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夏  
四月乙丑日。即魯哀公十六年。而西曆紀  
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也。壽七十三歲。惟考  
公羊穀梁所記。則微有出入。蓋公羊傳  
則載魯襄公廿一年。而西曆紀元前五百  
一年。且孔子七十二歲。證以史記家語。杜  
預左氏傳註。孔子家譜及祖庭記等。皆訓  
一無訛。則以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  
即魯哀公之拾六年。照此上推至周靈王廿  
一年庚戌。即魯襄公廿一年。於數乃合。而  
穀梁傳則載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拾  
月之庚子日。是爲二十七日。惟周朝建子  
以夏之拾一月爲正月。即周曆之拾月。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則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萃萬世之至理。集百王之大成。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雖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其存心也。在於忠恕。其行事  
也。重乎繫矩。乃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  
得其道旨。故孟子曰。聖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是故無論曰忠。曰信。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廉。曰恥。曰八德。曰十  
義。總是良心至誠。真實無僞。便是聖人  
之道。反之則雖才高山斗。學究天人。三  
墮盡熟。五典皆通。亦爲曹操。王莽。秦檜  
所以於國當外患內憂中。雖全無道德之雋  
者也。

夫今當外患內憂之中。而倡言孔孟聖人  
之道。道德仁義之說。吾固知淺薄者流。必  
鄙爲荒謬不經。離學理。遠事情。而不足  
以談救國也。蓋當今國難之所急需者。外  
交之良才也。軍械之整頓也。財政之籌備  
也。而並非空談心性。高言道德之時也。

豈知救國。有如治病。必須詳審病原。因  
症發藥。乃能根本痊愈。否则未有不服藥  
愈多。而病愈深。終至束手無策。以至斃  
者也。然則所以致此極慘極酷之國難病原。  
其病狀自去矣。且九一八國難之前。吾人  
其記得有所謂鐵腕外交家。秘密東渡。  
擊殺。攻馳。擊退。大振雄威。所向無

敵。而獨於倭賊侵界。竟低首下心。鎮靜  
無不覆轄。辟如四時之錯打。如日月

退讓。師法秦檜。而恬不爲恥。又粵中所

之代明。